

夜光杯

送别六哥吴祖强

吴祖昌

经过五年多的住院治疗,六哥祖强还是走了!噩耗传来,我无比悲痛……一幕幕往事像过电影一样在脑海中闪过,沧海无情,亲人情深!

我们兄弟姐妹大都出生在北京,六哥祖强1927年7月24日出生在北京金钩胡同,听母亲说他小时候比较难带,嗓子好,就是爱哭,可是一听到唱片放出音乐声,他就专心听音乐,不哭了。在他四五岁的时候,竟无师自通,只要看到、听过二姐三姐弹奏钢琴练习曲,就能一个人找来一张小板凳,踩上去爬到琴凳上,自己琢磨着弹出了两位姐姐弹奏的练习曲。两位姐姐十分惊喜,就收了他这个学生。不久,他就登台表演钢琴独奏,还成了幼儿园小朋友唱歌的钢琴伴奏。从小学到中学他都是同学们眼中的歌唱家,他的独唱声音圆

润好听,总会赢得满堂喝彩,掌声不断。

1935年,我们全家离开了北京,来到武昌,因为父亲工作变动又到了当时的首都南京。1937年11月下旬,日本鬼子大肆侵占我国领土,南京危在旦夕,父亲又遭工作单位遣散,只发了遣散费80元,父亲不愿做亡国奴,只得四处借债,托人买了船票,举家经历了千难万险,总算到了当时的陪都重庆。

在重庆又经历了日本飞机狂轰滥炸的日日夜夜,为全家的安全计,父亲又安排我们在读中学校的几个子女随母亲到江安大哥工作的国立剧专所在地。这样就不必担惊受怕,用不着每天躲飞机轰炸,钻防空洞了,度过了一年多较为安定的生活。

在江安旧居,读小学高年级的祖强和大哥祖光



雁门关情

吴道富

再回首,同行已分流;再回首,石阶若鳞游。去岁春日,我气喘吁吁登临雁门关长城一高处敌楼,阳光揉碎了寒风,天朗气清,心跳也缓了下来。“人远天涯近”,适玩关上雄。关名何来?称两山对峙其形如门,又言“雁飞出其间”,今观之皆信也。望关外,间黄绿,山起伏,稍岑寂。不知怎地耳际会响起当年金鼓连天、马嘶人吼、刀枪铿锵、血性厮杀之声,同时闪现影视、图画中卫青、霍去病、李广等名将大败匈奴的英姿;八路军120师奋勇伏击,歼灭众多日寇,大振士气,激励民族斗志的大捷场面;忽又幻显王昭君出雁门关和亲一幕……莫不是周遭无人,面对辽阔,思绪神往所至?

想拍张傲立雄关的照片,苦无人助,手机自拍吧,难展“外壮大同之藩卫,内固太原之锁钥”的气势。正愁,见有位男士打低处步上。俟近对视,互打招呼。又相顾,几乎同时语出:“您有四川口音……”“您是吴老师吧!”都没错,他是我在川任教时的学生,一晃数十年矣!内江市里上海人本不多,那所中学仅我一个自沪高校毕业生分配去的上海人,学生易记住。我先后面对那么多未成年的学生,如今怎能辨识呢?“西出阳关无故人”,诘料千里幸相逢,欣喜让我俩握手紧抱。关上叙旧,世间难得。星移物换,齐同学亦已从中学校长岗位退休,我高兴,感觉到一种精神上的奢华享受。

他饶有兴味地回忆:吴老师上课时讲过“海马”不是马,当时我们真觉得长知识,现今同学相聚仍会说笑提起。噢,我确实了点儿都记不得啰。乍然,我倒想起在小齐家门口讨教的情景。学校位于城郊接合处,我单身,“伙食团”吃罢晚饭天色尚亮,常会沿浅丘乡路闲逛。一日,空间闻微香,四顾并无花。一块地上种满不知名的茶绿色多叶草,好奇蹲下观嗅。“吴老师!”抬首见小齐同学正从不远处农舍奔来。“你住这里?”“对。”他指指身后。“这是啥子?”“灵香草呀,队里要求种的,可卖给外国人,是提炼香精的原料。”他摘下两叶让我近闻,固真好味。恕我短见,当即感谢。我取手帕裹住带回夹于书中,常翻闻香,经年余韵犹存。现我说你也曾给我上过一课哦,小齐笑了。沿着修葺如新的长城边行边聊,时间有限,我得下去与众人会合,他还要爬烽火台,忙手机自拍亲密合影数帧,加微信,又互助摄下独立雄伟长城的豪迈英姿。“挥手自兹去”,依依呼再见!

下至北门,整新如旧,颇具明构筑遗风,在“世界文化遗产——长城/雁门关段”石碑驻足,复仰赏传为王羲之所书遒劲苍古“雁门关”三字,读清傅山题“三边冲要无双地,九寨尊崇第一关”对联,興味良多。同行问何以归迟?告师生幸会,众皆称奇并道贺。再回味,一见非梦中,师生情暖暖。再回首,雁门关峻峙,精神盈壮阔。



一俊一丑两好汉
一拳一脚摸黑斗
三岔口 (设色纸本) 朱刚

住在一个屋里,大哥正在创作话剧《正气歌》,开夜车写作,第二天祖强帮他誊清草稿。

国立剧专剧团演出话剧经常需要小演员,我们兄弟姐妹就成了他们的“特邀”对象,祖强被“特邀”演出张骏祥导演、李健吾编剧的话剧《以身作则》中的小少爷,《风雪夜归人》中的小叫花子;七姐吴婵演过《清宫外史》中的宫女,小八妹吴楚在张骏祥导演的《美国总统号》中扮演过一个公主,我也被邀在剧专五届毕业演出的独幕剧《杀敌报国》中演了惟敏的儿子。

祖强演出《以身作则》时,兴趣盎然,按剧中人物找来旧布头,缝制了九个小布人,有男有女,大大小小扮作剧中人。将六七姐房

间的床当舞台,放上纸叠的桌子、凳子等象征性的道具,他一边念剧中台词,一边用手拿着一个个小布人做出各种动作,将这部三幕话剧一句不漏

地演给我们观赏,十分精彩。六哥真是多才多艺,他喜欢音乐,有文艺天赋,会写文章,会篆刻(石刻、竹刻),还能演戏……但他最爱音乐。在重庆、南京上学时总是安排时间到陶行知先生的育才学校练钢琴,在音乐家张定和、盛家伦教导下学习音乐基础知识,还经常在学校登台表演独唱,还学着为唐诗谱曲。高中毕业后,如愿以偿考入了国立音乐学院,后转入中央音乐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有幸又被选拔留学前苏联,在留学期间他就创作了《C大调弦乐四重奏》,当时就由莫斯科音乐学院四名教授组成的康米塔斯四重奏乐团在苏联国家广播电台录音播放。对于一个留学生来说,这是何等荣耀啊!

1958年,祖强以全优的成绩毕业,回到北京中央音乐学院任教。他没有辜负党和国家对他的培养。六十多年来,无论担任教学工作还是担任领导职务,抑或社会活动繁忙,他都没有放松培育音乐人才的音乐教学工作,培养了一大批具有国际水准的音乐家。他放弃了高官厚禄,一心扑在音乐文化事业上。他在音乐文化事业上所作贡献世人皆知,比如,芭蕾舞剧《鱼美人》

当年,父亲在怡保创办《迅报》时,家中经济并不宽裕,然而,我们的的心灵,却空前地富裕,因为家里密密麻麻地堆满了书,浓郁的墨香氤氲于旮旯犄角里。

有一天晚上,我们坐在书堆中,听母亲讲述一则悲酸的往事:“1941年,马来亚沦陷于日军手里,大家栖栖遑遑一如丧家之犬。你们的阿公,为了避免和日军扯上任何关系,当机立断地结束了原本经营得极好的树胶生意。听说日军将会沿家挨户地搜查,阿公对着丰富的藏书忧心忡忡。外面形势日益险峻,在风声鹤唳之际,他终于决定,忍痛把家中藏书悉数焚毁。他找来了一只很大的铁皮桶,在宽敞的后院里,开始了痛彻心扉的焚书行动。所有读过的书籍都有着阿公留下的可贵的眉批,而其中好些珍贵的线装书,还是千辛万苦地搜购回来的哪!阿公一向是个坚强的铁人,可是,那天,当他把一册册心爱的书丢进火焰中时,悲愤交集的眼睛里满满都是泪光……”

焚书这件事,已经长成了阿公骨头里的一个瘤,一碰便鲜血淋漓;而这,也是母亲最早给我们灌输的国民教育。当国土沦陷时,不但性命朝不保夕,个人的自由和尊严全被典当,连拥有心爱书籍这样稀松平常的乐趣和权利也未能享有。

在长大、年老的整个人生过程中,书籍一直都被我视为第二生命。能够恣意地买书、任意地看书,我心中的幸福感横无际涯。

买书,在人生的不同阶段里,却又有截然不同的心情。读中学时,阮囊羞涩,常到书店,以

里,父亲在怡保创办《迅报》时,家中经济并不宽裕,然而,我们的的心灵,却空前地富裕,因为家里密密麻麻地堆满了书,浓郁的墨香氤氲于旮旯犄角里。

当年,父亲在怡保创办《迅报》时,家中经济并不宽裕,然而,我们的的心灵,却空前地富裕,因为家里密密麻麻地堆满了书,浓郁的墨香氤氲于旮旯犄角里。

书放冰箱

(新加坡) 尤今

有了经济能力之后,买书已成了生活里的寻常事,要买便买、大买特买。尤其是到书店林立的中国大陆地区旅行时,我如人伊甸园,目不暇给,摇身变为暴发户,疯狂地买。买了,装在大皮箱内,回家时,心情像个凯旋的大将军。

渐渐,看书的速度比不上买书的速度,许许多多的好书,变成了“王昭君”,虽然国色天香,却惨遭冷落。我很焦急,但又无法把一天24小时掰成48个小时来用,奈何!

书愈买愈多,环绕三面墙壁而上达天花板的书橱,全都塞得满满的,就连桌上桌下,也都堆满了,书籍在偌大的书房里已泛滥成灾。香港作家东瑞先生也同有“书满为患”的痛苦,他幽默地说:“我也许得把书籍放进冰箱里了,以后,有人来借书,我还得问他:你要借冷的,还是热的?”爱书人的得意与痛苦,溢于言表。

六哥祖强对我们兄弟姐妹都很关心,1948年底,是他带我和小八妹一起乘火车到上海等“解放”。1949年解放后,也是他带我一起去市北中学报名考高中。1964年,他负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音乐的总体设计,带队去海南岛“采风”,返回时绕道上海,来看望我和三姐及他的岳父母等家人和亲友,带给我一个瓷器小鹿和一朵白珊瑚,我一直珍藏在家中装饰橱中。当时,他还在我家一居室的钢

床小床上睡了几夜。粉碎“四人帮”后,我被调到一所在“文革”中被破坏得很厉害的中学任校长,1982年为整顿校风,加强

校园文化建设,开展了发动学生“回忆校史,写校歌”活动,我归纳了大家的意见,写了初稿,请六哥谱曲。他非常忙,但还是挤出时间为我修改歌词并谱曲,最后弹奏、演唱给家人听,大家都表示满意,才算完成。他写信寄给我,并建议作者具名“陆昌”,他行陆,我名昌,不要用真名。可是学校校委会通不过,还是用了真名。通过校史、校歌教育,我们学校的学生受到极大的鼓舞,学校面貌有很大变化,1985年学校被评为全国推广普通话先进单位,这里也有六哥的功劳……

别了,六哥吴祖强,安息吧!我永远怀念你!



“洋山芋”,是再普通不过的食品,可是疫情期间,它成了一种弥足珍贵的食物,也化身一条联系素未谋面邻居的纽带……我今天要说的是一个漂洋过海来我们小区的真“洋山芋”的故事。

疫情期间,我们小区被封了,女儿参加了我们小区对外购物的“群聊”。一日,她跟我说,妈妈,有件事情,真的很有趣。我问:“什么事?”她说:“妈妈,我把我们群聊对话的聊天记录发给您,您慢慢看。”

我看着忍俊不禁,随手记录下来,供读者阅读,感受一下春天里,我们大上海这座城市满满的暖意、诚意和爱意……

小伙伴群里发问:“我想点猪肉和土豆,怎么办?”配送员秒回:“都会配……”“我是外国人,而且不会说中文,我想点猪肉和土豆、西红柿。我该怎么办?”

“中文倒打得挺溜嘛。”群里有人调侃道。

这时,那个金发头像的小伙伴扔进一张照片,截图是用翻译软件翻译的过程。群里眼尖的发现他打的原文是俄语,出来补充说明:“他是俄国人。”不一会,群里又有人发话:“是的,群主帮他一下,他确实是到居委会来求助的外国人。”配货员回答:“土豆现在没货。”有位热

心人马上跟上:“我可以给你几个土豆。”

这位俄国朋友没有读懂,他继续向配送员发微信:“猪肉是两公斤,土豆三公斤……”

“你们有牛油?”外国友人接着订货。“只有黄油。”热心的朋友不少,有人接话:“就是黄油!”这时候另外一位好心者:“少量的土豆可以送你几个。”在这特殊的时刻,土豆成了我们稀缺食物,所以能够助一臂之力的,都应该值得称道。

一个头像是娃娃的朋友这时跳出来主动把英语翻译成汉语,对要送土豆的热心居民道:

“他说如果他需要的话,明天再问你。”群里安静了两秒,然后一行字亮起,“我在你楼下了,给你土豆。”“嘿嘿,这位热心的邻居真的雷厉风行。”

看到这里,我不禁觉得我们这个小区的居民实在太可爱了!

这位友人很有礼貌:“谢谢你的帮助,我明天来找你。”他的意思,只要能够买到,尽量不麻烦邻居了。送土豆的朋友不淡定了:“请翻译一下,我在他家门口了。”“OK”,这位友人如梦初醒……“土豆我给了外国友人啦!”送者挺开心的。

明日请看一篇《我的团长我的团》。责编:吴南瑶